



岁月沧桑(局部)

## 鲁迅为何没写长篇小说

金锡逊

每逢文学论争，总有人提出疑问：鲁迅为何不写长篇小说？甚至有人以此怀疑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。其实，这是异代观事，以今度昔，不知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
鲁迅的一生挚友、同学、1902年日本弘文学院中国官费留学生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就提到：“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，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，其中一篇曰《杨贵妃》，已经准备就绪，几乎就要濡毫了。”

许寿裳说：“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，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、地理、人体、宫室、服饰、饮食、乐器以及其他用具……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，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《长恨歌》画意的内容的错误。他的写法，曾经对我说过，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，从此倒回上去，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。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，不然何以会有‘七月七日长生殿’，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？在爱情浓烈的时候，那里会想到来世呢？”（引198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第51页）

郁达夫说：“朋友的鲁迅先生，从前老和我谈及，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。他的意思是：以玄宗之明，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他的关系？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，玄宗只以来生为约，实在心里有点厌了，仿佛是在说：‘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！’到了马嵬坡下，军士们虽说要杀她，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，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？所以这时候，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。后来到了玄宗老了，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，心里才后悔起来了，所以梧桐秋雨，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。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，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，便是小说的收场。”（引《奇零集》第67—68页，北新书局1929年版）

两人所说相同，当非虚话，而据后者所说鲁迅的计划更周详，几乎是列出了结构提纲。

鲁迅还有过写剧本《杨贵妃》的计划，孙伏园说：“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，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，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‘雨淋铃’。而且据作者的解说，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。”（孙伏园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第37页）

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用日文写的信中，鲁迅还忆及考察西安旧事：“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，去过长安。到那里一看，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，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，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。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。”（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《鲁迅书信集》下卷1160页《致日本人士书信》编号40）

《鲁迅日记》记载去西安事，1924年7月7日“向西安，同行十余人”。8日抵郑州，9日抵陕州，10日夜泊灵宝，遇逆风雨，12日夜泊阌乡，13日抵潼关，14日抵西安，15日游碑林，16日观秦腔，17日游慈恩寺……21日至29日讲演11次，内容全是中国小说史。

8月4日离西安，经渭南、华州、潼关、函谷关、洛阳、郑州，12日抵北京前门，结束了36天的陕西之行，结果是不想写长篇历史小说了。他对孙伏园说：“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，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！”（孙伏园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第39页，197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《鲁

迅年谱》第223—227页编月史）。于是这部《杨贵妃》就无从问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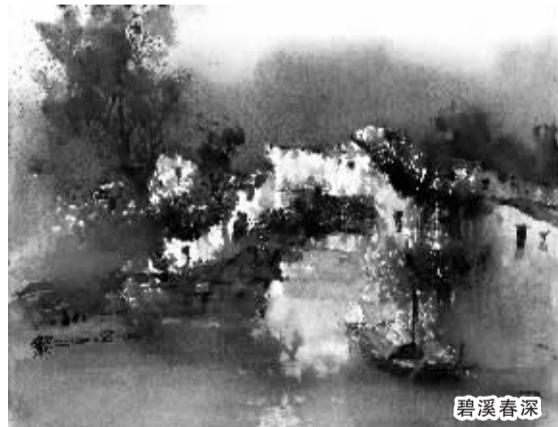
甚至晚至1932年，陈赓秘密到上海治病，鲁迅还约见陈赓面谈，问及农民的生活、卫生的条件。当陈赓说到苏区人民房子四面都开了窗，鲁迅为空气流通、农居改善而高兴。又让陈赓详细讲述红军作战经过，陈赓边讲边用铅笔画了战事地图。当陈赓走后，他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，保留了这张地图。此事众所周知。

为什么鲁迅终于没写长篇小说呢？许寿裳认为：“鲁迅则行文敏捷，可是上述的好多篇腹稿和未成稿，终于没有写出，赍志以没。其原因：（一）没有余暇。……（二）没有助手，他全集二十大册，约六百万言，原稿都是用毛笔清清楚楚地手写的。此外，日记和书简，分量也很可观。浅见者说鲁迅的创作只有七大册，翻译多于创作，似乎还比不上外国文豪们的著作等身；殊不知照一个人的精力，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，是做不了这许多的。他们眷稿和写信，或许有书记助手可以代劳，但是鲁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”（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第52至53页）

以鲁迅对小说的研究，如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；以鲁迅对古小说的整理，如辑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唐宋传奇集》；以鲁迅对外国小说的翻译，如《死魂灵》、《毁灭》各方面来看，确实是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写长篇的能力。可是，辛亥革命的未成，军阀的混战，京沪粤沪的辗转……他还有什么工夫写长篇呢？去西安“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”，恐怕也是弦外有音，未必是指“沙尘暴”之类的自然现象，可说是连写作的心思都没有了。后来别说长篇，连短篇小说也少了，干脆拿起短兵器——杂文——进行白刃格斗了。

先生如果有长篇小说，其精彩必不下于《阿Q正传》。先生没来得及留下长篇小说，张承志叹为“先生吃亏了”，但他对文学青年的培养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使后人永远记住了他，他自己也许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吃亏不吃亏，然终究不吃亏。

人 本版配图 林绍灵 总第 5609 期 三江月  
文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

碧溪春深

来说，掩饰自己的情绪是最困难的任务，这也是早几年我在比赛中时常崩盘、大赛成绩时好时坏的原因。

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，记者问我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，我就实话实说：“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，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的训练。”这确实是我训练中体验到的不足，我只是如实地说了出来，这些话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，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。“炮轰”，还“大地震”。我只是一个打球的小女生，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金刚，我哪儿有那么大的威力？

很快“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”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，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，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。我从没有伤害过谁，也不想伤害谁，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、过我的日子、做我的李娜。可是一夜之间，我就变成了“全民公敌”。

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：“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！您怎么看！”

这不是故意挑拨么？

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（还是第三天？我记不清了），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。记者立刻又拿给我看了。

我很难受，但我不敢说话了。

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，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。

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，生生把一件

## 清思抱明月

张存

春暖花开，我来到镇海鼓楼广场一带，追寻儿时的记忆。

这里的朱仁房大屋、小郑家大屋、胡恭敏房大屋、周星房大屋、公益布厂、大校场等建筑，曾经演绎过许多精彩的故事，如今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成为一段逝去的历史。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：记忆是不会褪色的，无论时代多么久远，依然鲜活而清晰。

循着镇海中学传来的琅琅读书声，我想起了一位故去多年的乡贤——黄声远先生。他四岁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靠亲邻接济苦度光阴。15岁起出门讨生活，做过银楼的学徒、糖行的“跑街”。28岁时，他创办的义和糖行风生水起，由此成为上海滩的糖业巨子。

黄声远先生对家乡的教育极为上心。40岁那年，他毅然抛弃蒸蒸日上的家业，来到故乡镇海筹办学校。他先以5000元购入坐落在大校场西侧的周星房住宅，改建为校舍，定名为声远小学，他的堂姐黄素英任校长。学校备有鼓号乐器、校服、胶鞋、行军水壶等物品，供学生所用，当时在镇海颇具声望。

1947年8月，第一届学生毕业了。新的问题又产生了，毕业生有些考入中学却无力负担学费，只能辍学。声远先生想到自己儿时失学的心酸，怜悯之情泛上心头。他与俞佐庭等宁波同乡会人士商议，续办中学。于是声远先生将公益布厂购入，作为教学场地，又将筹募来的资金，建造了二层带阁楼的新校舍。当时他的义和糖行面临解散，是靠变卖南京、苏州、莫干山等处的别墅财产，才有了这笔办学的经费。

1948年9月，崭新的辛成中学校舍落成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这是镇海第一家私立中学。

这所学校名称的由来，我特意请教了当时的辛中教师胡文璋。他告诉我，一层意思是希望学生能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成材；另一层意思是这所学校来之不易，是经过辛苦的筹办而成功的。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，都预示着声远先生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良苦用心。

作为校董的声远先生，诚恳邀请李价民先生来担任校长一职，李先生没有推辞，欣然前往。李价民的夫人，如今95岁高龄的於侃民老师，回忆起当时的任课老师，如教导主任毛道愚、教务长林子铮兼教历史、生活辅导兼体育老师俞道华、音乐老师胡文璋、图书管理老师於侃民、地理老师孙启星、英语和数学老师张振璜、语文老师张幼棠、化学老师程贤斐、校长兼政治历史老师李价民……他们是辛成中学的一代功臣，是不该被忘记的。正是有了他们的精心培育，才有了今日的桃李芬芳、绿树成荫。他们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子，中科院院士、核物理学家贺贤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当时，声远先生在镇海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住处。每次从上海回来，他就在三层楼下堂姐黄素英的住处落脚。辛成中学创办十年之后，与镇海县中合并。这十年间，声远先生历经艰难，连家眷的细软也拿来典当兑换，作为学校的经费。

“清思抱明月，高怀对古松”，这正是声远先生与生俱来道德品性的真实写照。

驾鹤西去廿四年，唯留清气在人间。声远先生离开我们的二十四年里，光阴流转，日新月异，那些曾经的教师和学子，无不思念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，并自发地组织起来，纪念辛成中学度过的难忘岁月和创办者黄声远先生，以此来寄托发自肺腑的敬仰和感恩。

我生已晚，无缘亲历感受声远先生那博大的情怀。可在人们的口口相传和诸多的文字里，我已经触摸到了他那高尚的灵魂。

皓月当空，清思相伴，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。当一曲终了的时刻，却仍然觉得意犹未尽，难以释怀。一切都将成为往事，唯有记忆，长存。



美网结束后，我回国为全运会作准备。在这期间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，远远超乎我的想象。百口莫辩的委屈，被曲解误读的气愤，被悔恨和痛苦吞噬的难眠之夜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，无力地张着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“2005年10月，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却在女单半决赛上，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，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，引发舆论大地震。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，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奥运会。”

这段报道，我看了无数遍，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：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。

怎么会这样？

我知道我是个直肠子，嘴不把门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情绪也是来得快去得快。这种性格如果是你喜欢的人，你可以说是“心直口快”；如果你不喜欢的，你可以说我是“缺心眼儿”。我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缺心眼儿。对我

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。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，他们太厉害了，挖好了坑，等你来跳。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，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，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，这让我觉得很可怕，有种被欺骗的感觉。

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，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。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，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，出了这事以后，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，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。

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，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，可是有些事情，是我无从证明的。

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：“(2011年法网后)李娜成为巨星了，但成为巨星，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”事实上，用不着成为巨星，我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。

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，偶尔开口，也是字斟句酌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。

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，真话也错，假话也错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。

但事实证明，即使我不说话，媒体也会写“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”这样的新闻。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